



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 德 著

郭 沫 若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少年維特之煩惱

歌德著
郭沫若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四号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名：(416) 字數：95千
開平 33.5"×46" 1/32 印張 4 $\frac{7}{16}$ 插頁3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2000
定價(6)0.51元

小 引

“少年維特之煩惱”是歌德（一七四九—一八三二）二十四歲時的處女作。他起先本打算寫成詩劇，但終以四星期的時日寫成這樣一部抒情的散文詩式的小說。這書是以一七七四年三月初旬脫稿的。

書的內容主要是作者自己的生活經驗，不僅女主人公的綠蒂實有其人，就是男主人公的維特事實上也就是歌德自己。

歌德以一七七一年畢業於市堡大學的法科。第二年五月他到威刺勒實習。威刺勒有德意志帝國法院，照當年的慣例，凡是年輕的佛郎克府律師在出庭行使業務之前，都得到威刺勒法院從事實習。

綠蒂就是法院的法官亨利·布胡的長女，那時年已十九歲（一說十五歲）。她的母親已經去世，她便代替母親撫育着她的十個弟妹。綠蒂金髮碧眼，玲瓏康健。六月九日夜，綠蒂預定去參加離市二里的福培好仁的一個跳舞晚会，歌德同一位女朋友乘車來訪，就這樣第一次才彼此認識。自此以後，兩人的情感便逐漸深入，陷入了戀愛的實際。但是綠蒂是已經許了人的，她的未婚夫克司妥訥是翰諾威爾公使館的秘書，同時又是歌德的朋友。

歌德的戀愛是無法實現的，他曾經起過好幾次自殺的念頭。但歌德並沒有自殺，他於一七七二年九月十一日留了一封信給綠蒂，下決心離開了威刺勒，回到佛郎克府去了。在九月十日的晚上，他和克司妥訥曾經同去訪問過綠蒂，克司妥訥在這一天的日記裏面留下了這一段事實：

十日 此日歌德博士與余同食於園中，入夜，往德意志館（綠蒂之家）。博士與綠蒂與余談及來世事。

綠蒂問歌德：死者能還陽否？

三人相約，誰先死者先報生者以死後消息。

歌德覺無精彩，想係以明日即將離去之故。

在歌德回到佛郎克府之後，不久便有以魯塞冷自殺的消息傳出。

以魯塞冷於一七四七年三月二十一日生於屋爾分別堤，在萊比錫大學曾與歌德同學。（歌德先肄業於萊比錫大學，後轉入市堡大學。）一七七一年以魯塞冷任彭池危克公使館的書記，與其友人霍爾德之妻發生戀愛而失望，託辭旅行，借用克司妥訥的手槍於一七七二年十月三十日夜自殺。死時着青色燕尾服，黃色馬褲，長靴，靴統棕色。

歌德的這部小說，很明顯地是把自己的生活經驗和以魯塞冷的故事結合了。這毫無疑問是一部現實主義的小說，而內容是反對封建制度的。青年歌德所處的時代正是德意志從中世紀封建制度行將蛻變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時代。那時的青年人一般反對舊制度與舊道德，和我們“五四”時代彷彿，在德國歷史上是稱為“狂飈時代”（Sturm und Drang）。歌德讓維特採取了以魯塞冷的自殺的結局，這在當時是具有反對舊道德的意義的。基督教認自殺

爲罪惡，採取自殺的結束不用說是具有反对基督教的意義。

這書出版後受到熱烈的歡迎，但也發生了一種值不得歡迎的副作用——那就是受了陶醉的青年男女每因婚姻不自由即以自殺表示抗議。一時形成了所謂“維特熱”，學維特以手槍自殺者，甚至於多仿效維特死時的服裝。

自殺不用說並不是唯一的對舊道德的抗議方式。採取這一種方式，作爲小說或許容易掀動人，但在事實上倒是懦弱者的行徑。歌德本人就是沒有採取這種行徑的。有爲的男子爲什麼一定要成爲戀愛的俘虜呢？

爲此，自一七七八年以後，歌德做了下列一首詩，印在“少年維特之煩惱”的卷頭了。

綠蒂與維特

青年男子誰個不善鍾情？

妙齡女人誰個不善懷春？

這是人性中的至潔至純，

爲什麼从此中有慘痛飛迸？

可愛的讀者喲，你哭他，你愛他，

請從非毀之前救起他的聲名；

請看，他出穴的精靈在向你目語：

做個堂堂的男子，不要步我後塵！

郭沫若 1955年5月9日於北京。

少年維特之煩惱

凡我所能尋得的可憐的維特之故事，我努力蒐集了來，呈獻於諸君之前，我知道諸君是會感謝我的。諸君對於他的精神和性格當不惜諸君之讚嘆和愛慕，對於他的命運當不惜諸君之眼淚。

並且你，善良的靈魂喲，你正感受著同樣的窘迫，和他一樣，請從他的哀苦中汲取些慰安來，把這本小書当做你的朋友罷，你如從運命或自身的錯犯中尋不出更可親近者的時候！

目 次

| | |
|-------------------|-----|
| 小引..... | 1 |
| 少年維特之煩惱 | |
| 第一篇..... | 9 |
| 第二篇..... | 61 |
| 編者致告讀者..... | 94 |
| 附錄 | |
| 春祭頌歌(克羅普徐妥克)..... | 129 |
| 註 釋..... | 135 |

第一篇

1771年5月4日

分袂以來，我是何等快活喲！好友，人的心真是難解呢！我那麼愛你，和你是形影不相離的，離開了你，而我偏會快活！我知道你会恕我。我其他的交契，不是被運命搬弄了來，專為擾亂了我這樣個方寸的嗎？可憐那洛諾麗¹姑娘呀！但是我是無罪的。她妹子傾城的媚力使我生出一種快感來，而在她那可憐的心中偏會有苦情生出，這個我可能負責嗎？但是——我就全然無罪了麼？我不會助長了她的感情？我不會把她拿來取樂，她那種人性底純真的表現，本來毫不足笑的，偏常常使我們發笑？我不會……啊，自家埋怨一陣，又有甚麼？我要，好友，我和你相約，我要改善我自己了，我不再和從前一樣聽隨命運弄人；我要樂享現在了，過去的事情我讓它過去。不錯，你說得好，朋友，你說：假使人類不那麼熱心地逞思索之力去回想过往的不幸，僅好好地忍受着無苦無礙的這個目前的時候，人類中的苦痛定會減少。——但是人類何以只造成個這樣，只有上帝知道！——

請你費心告訴我的母親，說她的事務我要盡力辦去，不久便有消息報告她。我和叔母說過了，我看她絕不是如像我們所想像

的甚麼惡婦。她是位快活的，急性的女人，心腸很好，我向她說明了我母親關於久不分產的困苦；她向我說出了她的根據，理由和條件，在這些條件之下她準備讓出一切，為我們所不曾望及的——但是，我現在總還不想寫出；請向我母親說，一切都可如意罷了。並且，朋友，我在这件小小的事務中又感覺得：世界中誤解和怠惰恐怕比詐欺和作惡還要誤事。至少，後兩者總比較的少些。

再者我在此地甚好。在這樂園般的地方，寥寂之於我心正是高貴的良藥，值此初春之季更十分地溫慰我時感不安的寸心。林樹，蒺藜，都成花簇，我願化為金蟲能在这香海之中游泳，攝取一切的養料。

城市自身本無可取，但是四郊卻有不可言喻的自然之美。這自然之美能使已故M伯爵心動，建其園於小丘之一上。羣丘簇擁，為狀至佳，所構成之溪谷亦極秀美。園之結構單純，一入園門即可知非專門園藝家所擘畫，乃成諸素心人之手，欲於此以自行娛樂者。在此頽榭中對於逝者我已雪了不少的眼淚，此亭為逝者所愛好，今則已歸我有。不久我將為此園之主人，來此才數日，園丁已與我相得，留此彼將不以為苦。

5月10日

一種不可思議的愉快，支配了我全部的靈魂，就好像我所專心一意領略着的這甘美的春晨一樣。我在此獨樂我生，此地正是為我這樣的靈魂造下的。我真幸福，我友，我全然忘機於幽居底情趣之中，我的藝術已無所致其用了。我現在不能畫，不能畫一

筆，但我的畫家的生涯從來不會有這一刻的偉大。當那秀美的山谷在我周圍蒸騰，呆呆的太陽照在濃蔭沒破的森林上，只有二三光線偷入林內的聖地來時，我便睡在溪旁的深草中，地上千萬種的細草更貼近地為我所注意；我的心上更貼切地感覺着草間小世界的嗡營，那不可數，不可窮狀的種種昆蟲蚊蚋，而我便感覺着那全能者底存在，他依着他的形態造成了我們的，我便感覺着那全仁者底呼息，他支持着我們漂浮在這永恆底歡樂之中的；啊，我的朋友。眼之週遭如昏黃時，世界環擁着我，天宇全入我心，如像畫中愛寵；我便常常焦心着想道：啊！我心中這麼丰满，這麼溫慰地生動着的，我願能把它再現出來，吹噓在紙上呀！我的心如像永遠之神底明鏡，畫紙也願能如我的心之明鏡呀！——朋友！——但是我終不能成功，我降伏在這種風物底威嚴下了。

5月12日

我不知道是有蠱惑人的精靈在這地方浮動，還是我心中這溫暖的，超凡的幻想把我週遭的一切弄成了樂園。就在这兒前面有一眼井泉，這眼井泉我被它束縛着，就如像人魚梅露心²和她的姊妹們一樣了。一步下一小丘，便到一崖局之前，下階可二十武，其處有清冷之水自大理石岩中迸出。有小垣包圍，有高木環覆，而地又清幽，——凡此皆足以引人而使人寒慄。我無日不在此坐息一小時。市中少女走來汲水，這種最平常最必要的家務，便是古代的王姬³也曾經做過。我一坐在那兒，那古代宗祖政長的觀念便油然而生，好像古之人都來泉畔相親而活現，又好像井泉週遭有愴悌的精靈浮動。哦，人有不能表示同感的，他必定不曾

在盛暑苦行之後，得飲過浙瀝清泉的呀。

5月13日

你問我，可不可以送我的書來嗎？——好友，我千万央求你，別把枷鎖來枷我了罷！我不願再被人教導，鼓舞，激昂，我的心已自沸騰够了；我要的是助睡歌，這個我在我荷默⁴詩中尋出了無數。我鎮靜我軒昂的心血不知有多少次了。因為這麼不平，這麼不安定的心你是不會見過的。好友！你看着我從煩悶轉到奔放，從甘的幽憂轉到躁的激揚，你在時常替我擔憂，我可不用說了。我守着我的心如像一個病孩子；隨其意所欲為。請勿為他人道！有人會誤解我。

5月15日

此地有些人已經認識了我，愛我，尤其是小孩子們。我起初同他們交際的時候，我向他們懇摯地問這問那的，有些人以為我在嘲弄他們，並且幾乎向我動武。我殊不以為怪；我只覺得我從前見到過的更加真切：凡為稍有門第的人和一般的平民總取疎遠的態度，好像一接近時便會把身份失掉；於是有些輕浮子弟和壞蛋，卻故示謙卑，使一般平民愈見覺其跋扈。

我很知道我們不是平等，並且不能平等；但是凡為保持自己尊嚴，相信和所謂下流入有疎遠之必要的人，在我看來，是和懼敵而臨陣脫逃者一樣可鄙。

最近我到泉水邊去，見着一位年青的侍女，她把她的水瓶放

在最下的階層上而環顧，看有沒有女伴來幫她把水瓶頂在头上。我走下地看着她，“我可以幫助你麼？姑娘！”我說了。——她的臉紅了又紅。“哦，不，先生！”她說了。——“不打緊呢！”——她把頂環放正，我便幫了她。她道謝走上了。

5月17日

我認識了許多人了：有交遊的卻還沒有一個。我不知道，我究竟有甚麼引人的地方，他們有許多人都喜歡我，肯和我要好，我所嘆息的是，我們彼此只能同得一截兒路程。你若問我，此地的人怎樣？我可答應你：和隨處的人一樣！人類真是一個模型的東西。許多人費了大部分的時間去謀生，所剩下的些子餘暇，又要煩勞他們，去尋出种种方法來把它消掉。啊，人們底定運喲！

但是，是一種極好的人民呢！我每每忘機，每每同他們享樂，這種樂事還保存在人間，時或開誠布公地燕聚談心，時或於佳日良辰結隊閑遊跳舞，諸如此類，於我誠大有效益；然而我不得不念及我心中尚有其他种种力量，全然無用而消磨，而我不得不細心藏之耳。啊，這事使我全副的心肝不得開展！——但是！被人誤會，原是我們人類底命運呀！

啊，我青年時代底女友說是死了！啊，我恨不当初不識她呀！——我要說，我是蠢子呢；我在追求着，世界上所不能求得的东西。但是我卻有過她來，我感着過她的心，她偉大的精神，我在她之前覺得自己更高尚了許多，因為我做到我所能到的盡境。啊，天呀！我在她的面前我全副的心力可有些兒不會用盡？我在她的面前我的心中把自然包擁着的那種極不可思議的情感可不曾

發展得嗎？我和她的交際不是恆由最精細的感情，最敏利的机智所交織而成，那种种机智底變形以至於戲謔不是都表現得有天才底印痕的嗎？而今呢！——啊，她的年齡，比我長些的，引她先到坟墓裏去了。我絕不會忘記她，絕不會忘記她堅確的精神和她崇高的忍耐。

幾日前我遇着一位少年V君，一位胸無城府的少年，帶個極慈祥的面孔。他是才从專門學校畢業的，他自己覺得不大聰明，但自以為頗有學問。就我从各方面看來，他也是勤勉過來的；簡單一句話，就是他的學殖還好。因為他聽說我很會畫畫，又懂希臘文，（這在此地是兩顆流星，）他便向着我，櫛比了許多智識出來，從伯妥⁵以至舞特⁶，從都鄙勒⁷以至溫克曼⁸，並且說他讀過蘇澤爾⁹的學理第一部，又有海能¹⁰古典研究的原稿。我是听他自便了。

我还認識了一位很好的人，侯爵底司法官，¹¹是位開闊誠直的紳士。人說，在他兒女中看見他的時候，是種精神的快樂。他兒女共有九人：他的長女尤為一般人所稱獎。他要我去，我不久要去訪他，他住在侯爵的獵莊裏，離此有一點半鐘的距離，他自他夫人逝世後得了許可遷來，因為在城內官邸中逗留使他悲楚。

此外還遇了些怪人，都是令人難耐的，他們那親切的表示尤為令人難耐。

再會！這封信你一定喜歡：這全是歷史的。

5月22日

人生如夢，前人已久發此感觸，近來這種感懷也時來繁繞。

我想到人之活動力和探討力終爲一種限制所束縛；我想到種種力能消費了去滿足種種要求，除延長我們可憐的生存而外漫無目的，而關於某種探求之點所生的滿足不過是一種夢裏的諦觀，譬如人囚居在四壁之中，壁上畫了種種形態和明媚的光景一樣——如此種種，威廉喲，使我沉默了。我回到我的本身，尋出了一種世界來！不在表現與生力之中，寧在想像與昧暗不明的欲求裏面。於是種種一切在我感官之前浮動，而我更迷離地在此世界之中微笑。

小兒們不知道他們爲何欲求，這是一切碩學的校長和教師所共認的；但是大人們也同小兒們一樣，在這地上四處踉蹌，同一的不知由何處而來，向何處而去，同一的不向真實的目的做工，同一的爲餅乾，糖果，鞭笞所駕御，這個雖沒人相信，但是我想實則淺近易明。

我要向你直說——因爲你要寫甚麼回話給我，我是知道的——每日和小兒們一樣過活的人是最幸福的，玩偶人兒，把他們的衣裳脫了又穿上一件，用着多大的注意悄悄在媽媽放着糖食的抽屜周圍盤旋，等他們把如欲的攫取到手後，哺丰了兩頰，叫出：“還要！”——這真是幸福的人，還有一種人把他們無價值的事業乃至把他們的狂熱也加上一個徽號，自稱於人類社會底安寧和幸福上有莫大的建設的，這種人也好。——像能够這般自安的人，我求上帝保佑他罷！但是也有人能以謙遜的態度觀徹得一切事物究竟向何處消磨，觀徹得有種資產家能把自己的園地裝飾成一片樂園，也有種不幸的人不屈不撓地負着重擔以喘喘焉於人生行路，更觀徹得一切的人都樂於多看得一分鐘的太陽光線的——這樣的人能鎮靜，能自行造出獨有的世界，這也是幸福，因爲他是一個人呢。他雖然同是受着束縛，而他的心中卻時常保持着自由

之甘感，並且覺得隨時都可以从这圈圈中逃出。

5月26日

我想遷居，想找一個適意的地方建築一座小屋，想去終老我的一身，我的調門你素來是知道的，我在此處又尋出一個地方，使我愜意了。

離城不消一點鐘的路程有一個地方，叫着瓦爾海牟^①。地鄰一小丘，最有風趣，人若踏着山路下村，立地可以望出溪壑全部。一位賢淑的女主人，年雖老而快活可親，飲我以葡萄酒，啤酒，咖啡；最好的是有兩株菩提樹，枝葉繁茂，罩映着礼拜堂前的小小空地，空地周圍有農家，庫倉，庭場環繞。如此安適，如此愜意的地方我不會容易地遇着過，我從酒家中把桌椅移到那兒，飲我咖啡，讀我荷默。第一次，我在一個晴天的午後隨興走來菩提樹下，我見得這兒十分寂寥。衆人都往田野去了；只有一個年約四歲的兒童坐在地上，他的前面有個半歲光景的嬰孩在他兩腳之間，他把兩手托着嬰孩的胸部，他自己就好像成了一個安樂椅一般。他黑色的眼瞳四處瞻望，眼神雖是活潑，他卻一動也不動地坐着。這個景象使我開心：我便坐在一隻相向的犁鋤上，十分愉快地描畫這兩弟兄的姿勢。我把旁邊的籬柵，倉門，和幾個破了的車輪加上，統統都依着遠近畫出，畫了一個鐘頭，我竟成就了一幅秩序井然，甚有趣味的畫，全莫有加上一些兒已見。這個

① 讀者不必費事去找這兒提到的瓦爾海牟這個地方；因為我不得不把原來真的名稱改換了。——作者註。